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五十二回 凶醫蠱婢敗奸謀 賊道淫僧遭惡報

豎巫僧道隱奸魁，奸者終成淫盜媒。國憲王章不到處，方知天網自恢恢。

卻說輕輕到了四月八日，喬妝倩服，帶著胡婆知會過同伙信女，往法藏寺聽經。胡念庵備下五香浴佛水，同著煉汞道士，知會過同伙善男，往法藏寺浴佛。是日滿城內招提煥彩，蘭若生輝。男迎八字佛，女祠九子母。

耿朗家雖不煎香浴佛，卻亦煮豆結緣。這教作隨緣隨分，從俗從宜。是日法藏寺曇花鋪地，貝雨清塵。主壇的把戒律高張，將法器並陳。聽講的則男女不分，惟富貴是問。宗寅和尚青田比盧紫袈裟，正午升壇，跌坐而坐。未開講之先，口內先朗朗念四句偈道：「今朝正是四月八，淨梵王宮生悉達，吐水九龍天外來，棒足蓮花隨地發。」念罷，又喝道：「一瓣旃檀熏法界，幾枝優鉢放龍城。且聽老僧一言，大眾同歸於默。」

是日講《大磬若經》中第五百七十七卷，梁朝昭明太子所立三十二分。講畢，散講釋迦牟尼出身。宗寅道：「釋迦周朝四月八日降生，四月八日成道。四月八日轉大法輪，四月八日入於涅槃，降生於迦維衛，成道於摩竭提，說法於波羅奈，入滅於拘屍那。釋迦牟尼即是能仁寂默，能仁者不住那畔，寂默者不住今時，乃圓應之號也。」講畢只見善男座上一人問道：「佛有父母，亦有兄弟妻子麼？」宗寅合掌答道：「佛有三妃，長妃名明女，次妃名華色，三妃名鹿野。佛弟名難陀，佛子名羅云。」答畢，只見信女座上一人問道：「佛說法時，信女亦有留名的麼？」宗寅合掌答道：「有末利夫人，韋提夫人，舍脂夫人，德錄夫人。」答畢，只見又一善男問道：「何為人死六驗？」宗寅又合掌答道：「人死從下冷至心者生人道，冷至頭者生天道。從上冷至腰者生鬼道，冷至膝者生畜道，冷至足者生地獄。若無學之人，或八處暖頂上暖而已。」答畢，只見又一信女問道：「何為七事受胎？」宗寅又合掌答道：「有相觸成胎者，有下精成胎者，有取衣成胎者，有摩臍成胎者，有見色成胎者，有聞聲成胎者，有嗅香成胎者。」一時善男信女，個個歡喜，留下的佈施如岳積山堆。是日晚間，宗寅與道士、輕輕、胡念庵在內園小亭上坐商初九等日，如何啟發金帛。二更以後，小童子稟道：「客堂內有一信士求見。」宗寅正待喝止，只見一個人直進亭來，向四人施禮，四人只得答禮坐定。見那人儒巾儒服，身長九尺，面若削瓜。半部虎鬚，一雙圓眼，四人不覺悚然起敬。那人問念庵道：「尊兄大號？」念庵道：「小弟胡氏，名談，幼通儒術，長業岐黃。能回指下之春，善治世間之病。」

那人道：「是位太醫了。失敬失敬！」又問輕輕道：「夫人尊姓？」輕輕道：「妾身薄氏，乃念庵正室。專通祝禱，兼理嬰兒。秉南嶽夫人之真，修九安仙妃之道。」那人道：「是位太巫了。少禮少禮！」又問宗寅道：「禪師何說？」宗寅道：「北宗正派，七代單傳。紹般若之心禪，闡菩提之密諦。」那人道：「好好禪門名宿，俺來不虛矣！」又問道士道：「煉師何說？」道士道：「理參龍虎，修契龜蛇。蘊九轉之仙丸，善三天之要術。」那人道：「妙妙！玉籍仙蹤，相見何晚哉！但是古之人不為良相，即為良醫。今之人或假此名為奸為盜，以我想不作這醫生也罷。古之人豎巫並用，卜筮獨精。今之人借夢與妖，乘機賣色，以我想不作這巫女也罷。古之釋子明心見性，銳志慈仁。今之釋子指佛吃穿，滋滋淫盜。以我想不作這和尚也罷。」

古之羽流，守一抱元，逍遙世外。今之羽流，燒鉛煉汞，混濁人間。以我想，不作這道士也罷。」四人聽了，忿忿不悅。一齊說道：「古之儒者，窮理盡性，止於至善。今有一等人，冠儒冠，服儒服，人面獸心，背常亂理，或閨門不整，或淫義不分，自家早得罪了周公孔子，反來責備別人。卻不識羞！」那人呵呵大笑道：「周程不作，世乏真儒。皆這些凶醫蠱婢，賊道淫僧，惑世侮民之所致也。」四人一齊大聲道：「你這廝既來聽講，便當皈依。卻敢膽大如此，即當送在衛裡，加倍吃苦！」那人亦大聲道：「甚好甚好！」且將你四人先送一個所在去現身說法，不強如在此講經！」一言未畢，只見亭外早進來了幾個彪形大漢，不由分說，鷹拿燕雀一般，四個人嚇得啞口無言，下亭出門去了。一時寺內，除小童被殺，其餘無一知者。

次日黎明，滿寺內見殺死小童，不見了和尚道士念庵、輕輕，一齊各處尋找。及至開了山門，只叫得連聲苦也，原來四個人一排兒都向山門跪著，綁縛在樁檣上面，衣服脫在一邊，血流滿地，將死不活。每人面前，粉牌一個。念庵面前寫的是「凶醫一名，舉足生事，下指殺人。是以斷其足，復斷其手。」

輕輕面前寫的是：「蠱婢一名，淫眼興妖，簧唇作禍。是以去其眼，復去其唇。」宗寅面前寫的是：「淫僧一名，諸善不向，淫惡獨行。是以破其面，復破其陰。」道士面前寫的是：「賊道一名，迷人漁色，唆煉謀財。是以抽其筋，復抽其舌。」眾人急忙解開，已都僵硬了。兩條腿屈在下面，還是跪著的形景。

這是他們惡貫已滿，報應如此。一時傳滿京城，有司只得出文捕拿兇手。先將四人收埋。是日耿朗在家與雲屏、愛娘、彩雲閒坐，眾無悔將此事傳告進來，耿朗大加詫異。彩雲道：「早是不曾教這禿廝作佛事，不然不但被旁人笑話，恐四娘的陰靈亦不歡喜。」愛娘道：「死後有僧道超度，便可出地獄上天堂。若作僧道的，自然再無不昇天之理。誰知今日，死天堂空說夢裡，活地獄恰在眼前。」

現身說法，可稱作覺行圓滿，四大菩薩了。」雲屏道：「此等人雖然脫了天討，脫不了人誅。逃了國法，逃不了公論。真令人可恨可笑！」耿朗道：「無君子不養業障。這些人雖是弄幻術，制春方，下鎮物，煉假銀，作那下地獄罪過，亦只因那些情女癡男，甘受他們局騙。若果情出於正，總然稍有失檢點的去處，恰好是才子佳人的美談，又何暇管他們的天討人誅，國法公論！」正說著，耿順從外邊走來，雲屏道：「這早晚是從家內來，是從公明伯父處來？」愛娘道：「昨日六娘有些不爽，今日好未？」彩雲道：「六娘亦曾聽見法藏寺的事體麼？」耿順道：「今日回家，母親病已全好，正是今早，馮市義稟說法藏寺事體，母親還說，這些豎巫僧道，受人誅比受天討的尤彰，遭公論比遭國法的更重。以兒想來，受人誅則天討終虛，遭公論則國法安在？雖說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而補偏救弊，草野之微權，究不及正本清源，朝廷之大典也！」耿朗聽了，默默不語。愛娘令人叫耿岳頁、耿皇頁來見哥哥，一個要哥哥彈琴，一個要哥哥舞劍。是時耿順年已十四，長成四尺以上身材，文學既通，又有些氣力。公明達因他性好絲竹，遂教他彈琴以陶性淑情，耿順所以通曉律呂。季狸因他性好弓馬，遂教他舞劍，以練身防物，耿順所以明白解數。當下被纏不過，愛娘遂教育棠、丹棘取了琴劍來。耿順先彈琴，聽其聲高如神鼇鼓浪，低若空谷流泉。長類三峽波濤，遠較九天珠玉。柔比朱樓紫燕，潤疑翠柳黃鶯。清似金笙落月，圓同玉笛橫秋。後舞劍，看其勢，進猶天馬脫羈，退仿秋蛇赴穴。

起觀鵬奮三霄，伏祝蛟藏九地。急過驟雨歸鴉，迅是平崗走兔。轉驚電掣四圍，立悚山峙五嶽。耿岳頁、耿皇頁聽得眼笑眉開，看得手舞足蹈。青裳、丹棘一齊說道：「此琴此劍，原係二娘舊物。今日雖在奴婢身邊，後來難免不流於下賤。大公子既然善彈善舞，奴婢情願獻還，以明不敢褻瀆之意。」耿順便欣然收下。時雖初夏，暴熱難當。

耿順彈琴舞劍之後，不覺汗流滿面。雲屏重與他除去頭巾，另縮了發髻，換插上一根水晶蘭花小簪。彩雲給了一把朝鮮棕竹紅箋折迭扇子，耿順方覺清涼。只為這一來分明教：伉儷相思，緣良朋而益著。瑟琴恩愛，資佳物以長深。